

“太伤心了!”接诊过6岁女童惠阳的沭阳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,得知惠阳不治而亡的消息后,都惊讶和叹息不已,来就诊的时候,还活蹦乱跳,怎么十几个小时就走了。”

12月8日中午11时40分左右,惠阳吃花生米时不慎发生呛噎,随后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,一路欢快地连跑镇、县、市三家医院,除了检查,她没吃一粒药没输一滴液,最后于次日凌晨5时许在医院病房内痛苦离开人间。

6岁,人生的花蕾刚绽放,就枝断花谢。父母难以承受,整日以泪洗面。有关惠阳的死因,目前虽不明朗,还需进一步调查,但惠阳连跑3家医院的救治过程无疑令人关注和深思。



小惠阳生前照

花生米堵气管 6岁女童连跑3家医院都没救活

事件回放

12月8日中午

女童状态:花生米卡喉,不停咳嗽

没有取异物设备 镇医院转县医院

惠阳的奶奶徐泽萍,眼下是痛不欲生。“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平时都由我和她爷爷带着。”

徐泽萍说,12月8日上午,她带惠阳到镇上的亲戚家玩。“亲戚是做炒货的,家里面堆放着不少花生。中午11点40左右,孩子可能饿了,也许是好玩,就拿起桌上几粒花生米吃了起来。吃着吃着,孩子突然咳嗽起来,而且越来越厉害,满脸通红。”

徐泽萍见惠阳吃花生米被呛,“一把将孩子揽到怀里,用手在其后背连拍了几下。”但效果并不明显,惠阳依旧咳嗽,徐泽萍立即叫来老伴,将孩子带到附近的沭阳县沂涛镇卫生院。

“孩子是走过来的,看上去精神还可以,只是嘴唇有点发紫。”卫生院值班医生杨建军回忆了见惠阳时的第一印象,“通过对孩子的望闻问切和简单仪器检查,我初步诊断为花生米进入气管。”

由于卫生院条件简陋,没有取气管异物的设备,杨建军建议立即将惠阳转沭阳县人民医院救治。“征得孩子爷爷奶奶同意后,我帮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”杨建军说,“下午将近1点,县医院的救护车赶到,接上惠阳就走。”

沂涛镇离县城有40多公里,“一路上,孩子脸色有所好转,和同车的医护人员有说有笑,根本不像病人。”徐泽萍说。

12月8日下午

女童状态:右胸呼吸沉重

还是没设备,县医院转市医院

下午1点50分左右,救护车停到沭阳县人民医院急诊大楼下。

“当时,孩子精神好得很,自己下车一蹦一跳地走到急诊室。”急诊室主任、儿科副主任医师颜怀银说,“问诊时,孩子有说有笑,她告诉我,吃花生呛了一下,喉咙好难受。”

颜怀银拿起听诊器仔细听了听惠阳的胸部,“右胸部呼吸明显沉重,我的第一判断,孩子的气管可能有异物。为了进一步确诊,我随即就将惠阳安排到耳鼻喉科。”

对急诊转来的病人,耳鼻喉科非常重视,主任乔丽平亲自接诊。“孩子的右胸呼吸沉重,我又让其做了个胸透检查,结果显示纵膈摆动。”乔丽平说,“我初步诊断为孩子气管有异物。但由于医院没有取气管异物的小儿气管镜,我建议立即带孩子去更大的医院赶快治疗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最近的大医院只有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,距沭阳县城约50多公里。徐泽萍和老伴不敢怠慢,带着惠阳,打车奔了过去。

12月9日凌晨

女童状态:呼吸急促,喉咙呼噜作响

没查出问题,孩子死在市医院

晚上6时许,徐泽萍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给惠阳挂上了号。挂的是普通号还是急诊号,目前说法不一。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主任王一兵说:“18点21分挂的,是五官科普通号。”而不识字的徐泽萍坚持认为是急诊,“一个号,花了我好几十元,普通号根本没有这么贵。孩子死后,一些收费票据被医院的人抢去了。”

徐泽萍说,挂号后,她和老伴带着惠阳来到2号楼(住院部)13层的一间办公室。“值班医生是个男的,大概30多岁。他简单问了一下孩子的情况后,就叫我们带孩子先去做个CT检查。”

一个CT检查261元,徐泽萍虽然嫌贵,但还是掏钱做了。十几分钟后,CT片子出来,“我把片子送过去,医生看了看,告诉我没什么,可以带孩子回家。”

徐泽萍反复告诉医生,沭阳县人民医院诊断可能有花生米卡在喉咙,“我只希望他再仔细给孩子查查。一旁的孩子也不停地说喉

咙难受。可那个医生就是不听,仍讲没问题。”

当时天色已很晚,即使想回沭阳也没有班车。徐泽萍决定在医院熬一个晚上,也好观察一下孩子的病情。“经过我们反复央求,医生最后同意了,安排孩子到急诊部的一个床位住下。”徐泽萍说,“床位就是一张输液床,一个晚上15块钱,我交给了急诊部。”

迷迷糊糊睡到次日凌晨两三点,“孩子呼吸突然急促起来,喉咙呼噜呼噜的,连喊难受,我跑到医生值班室,哭喊、恳求医生快来救救小孩,可医生灯都未开,就吼道‘你在哪看,还到哪里。’”徐泽萍的眼泪哗哗直落。

眼看惠阳呼吸越来越艰难,无奈之下,头发已花白的徐泽萍夫妇背起惠阳疯一样直往2号楼13层跑去。“当班护士一见到孩子,就连说不好,迅速将孩子放到小推车上,然后飞快地去找医生。医生一会就过来,又是输氧,又是按胸,忙活了好久,最后都摇头说孩子不行了。”

双方说法

市医院:孩子的亲属错过了抢救时机

对于惠阳死的经过,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说法与徐泽萍明显不一。在医院负责人的指示下,该院医患关系协调办主任王一兵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
王一兵说,惠阳是其爷爷奶奶带到五官科就诊的,具体吃什么东西呛住,他们讲不清楚,只是怀疑误服了花生米。在沭阳县人民医院拍的胸透片子也反映不出什么东西。当时,值班医生进行了听诊,发现孩子肺部良好,而且神态自如,精神抖擞。虽然按照常规诊断,可以判断孩子没问题,让其回家,但

医生还是不甘心,又让孩子做了个肺部CT检查,结果依旧没有看出问题。

“即使真的有花生米,CT片子上也很难显影,”但王一兵随即改口,“这话不算数,是个人之见。”

王一兵告诉记者,在没查出病因的情况下,孩子的爷爷奶奶提出要带孩子带回去。“我们五官科医生不放心,让他们在病房呆一会再观察一下。孩子爷爷奶奶提出冷,医生便让他们交15块钱,到急诊室的输液床上休息。输液床在2楼,急诊值班医生在一楼,即使

夜里有什么情况也方便。”

凌晨约2点40分—2点50分,孩子出现呼吸急促症状,在爷爷奶奶的陪同下,走到楼下急诊室。当时值班医生是口腔科的,他没看出太大问题,建议去病房找五官科的医生。“但孩子的爷爷奶奶没有带孩子去五官科,而是直接回到二楼输液床上睡觉。”

王一兵说,“凌晨5点多,孩子呼吸严重困难。孩子爷爷奶奶才将孩子抱到五官科,但孩子已经死亡。从整个过程来看,可以认为是孩子的亲属错过了抢救时机。”

家长:医生敷衍扯皮耽误了抢救

从吃花生米被呛到死亡,6岁女童惠阳只经历了短短的18个小时,其间,她虽然跑了3家医院,一家比一家大,一家比一家技术力量雄厚,但没有一家能拯救她幼小的生命。

得知噩耗,惠阳的父母连忙从外地赶回。他们了解整个救治过程后,几乎精神崩溃,孩子母亲至今卧床不起。他们对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救治工作提出了强烈质疑。

“孩子到院后,医院未采取一点点积极的治疗措施,除了检查,未给孩子吃一粒药,

未输一滴液。”惠阳父亲惠志全说,“当班医生如果重视孩子吃花生米被呛的情况,就不该敷衍应付,就会较早确诊并对症治疗;凌晨,孩子出现呼吸困难,当班医生如果不互相扯皮,及时组织抢救,孩子也不会死亡。”

对于惠阳父母的质疑,王一兵不认同。“第一,孩子来就诊时,陪同的家人没有向医生说清孩子吃花生米被呛的情况。第二,不能确定气管有异物,就不能行气管异物取出手术,因为这对孩子的气管损伤

比较大。”

接诊过惠阳的沭阳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乔丽平说,小龄气管如有花生米,又比较轻微的话,完全可以通过小儿气管镜吸出。症状严重的,可以行气管异物取出手术。但拖延时间久了,花生米会在气管里膨胀,堵住气管,从而造成死亡。

乔丽平说,她得知惠阳死亡的消息后,感到非常痛心,“如果孩子没有别的疾病,仅仅是气管被异物卡住,只要救治得当,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”

市医院:怕纠纷,医生常主动放弃一些有风险的手术

目前,惠阳的遗体仍在医院的太平间内。“家属要我们给一个说法,但又不同意尸体解剖。”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主任王一兵表示,“在没有一个合法的权威的鉴定结论前,谁也不敢断言,惠阳的死就是我们医院导致的。”

王一兵说:“我们甚至已告诉死者家属如何去淮安市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,但对对方就是不同意走鉴定的途径,开口就要30万元的赔偿。其实,赔偿也是可以的,一个小孩子的生命,不要说是30万元,就是100万元也不多,但前提

是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我们错了,而且应该赔这么多。”

惠阳的家人和亲属都不同意尸检,父亲惠志全认为:“整个过程事实非常清楚,值班医生掉以轻心,医德缺失,是导致孩子死亡的根本原因。”

采访临结束时,医患关系协调办主任王一兵大谈医生如何难做的苦衷,“许多医生被紧张的医患关系搞怕了,为了减少麻烦和纠纷,常常主动放弃一些有风险的手术。”王一兵还举了一个例子:前段时间,一个女孩坠楼,颈椎断裂,“送来的时候,还有抢救的机会,但

手术风险很大,医生借故让其转院。女孩送到南京时,已错过了手术最佳期,结果可想而知。”

记者问在惠阳的救治上,会不会也是医生有所顾虑时,王一兵顿感所说不妥,“这是两回事,没有直接联系,再说惠阳的死因目前还不清楚。”

王一兵最后反复强调,“与死者家人协商解决的可能性目前不大。作为医院,希望对方走法律途径,如果法院判医院承担责任,医院决不会推卸,一定会积极履行。”

快报记者 刘向红

据世界报业协会公布

2007世界日报百强

《现代快报》

位居
全球

57
名

现代快报

Modern Express

讲真话 办实事 树正气